

美学视域下情绪唤起与心理认知的内在关联分析

王羿焯 荆福全 通讯作者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21

摘要: 情绪唤起与心理认知是构成审美体验的两个核心维度, 它们在美感形成与美的判断过程中呈现出密切联动的动态结构。近年来, 随着心理学、神经科学与哲学的交叉融合, 学界对审美体验中情绪与认知的互动机制展开了多层次探讨。本文从美学视域切入, 结合情绪激发的生理机制与认知图式建构原理, 系统分析二者在审美过程中的共构路径, 并探讨该机制在教育、心理干预与文化传播中的实践意义, 旨在推动美学体验研究从抽象感性走向结构实证, 为审美心理理论提供更加完整的诠释框架。

关键词: 美学体验; 情绪唤起; 心理认知; 审美判断; 认知互动

DOI: 10.63887/jc.2025.1.4.10

引言

美学作为人类感知世界与建构意义的重要路径, 始终涵盖着情感与思维的双重维度。人在面对艺术作品、自然景观或设计空间时, 不仅受到视觉、听觉等感官刺激, 更会激发内在的情绪体验与认知加工。这种从“感”到“知”的审美过程并非线性, 而是情绪与认知互为条件、协同运作的动态机制。传统美学重形式之美, 心理学重反应机制, 而现代美学则强调主客体关系中的心理整合与意义建构。本文以“美学视域下情绪唤起与心理认知的内在关联”为主题, 系统梳理二者的基本关系、互动机制与实践路径, 推动对审美本质的再认识, 为教育实践与心理治疗等领域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启示^[1]。

1 审美体验中的情绪激发路径

1.1 多感官刺激下的情绪触发机制

审美情绪往往是在多感官协调刺激中产生的。当观众面对绘画作品、建筑空间或交响乐时, 不仅视觉、听觉被动感知, 更多的是情绪系统的主动参与。在神经机制层面, 这一过程涉及杏仁核、海马体、前额叶皮层等情绪与记忆相关区域的协同运作。例如音乐作品中的节奏、旋律变化可以迅速激活边缘系统, 引发情绪波动。这些情绪反应具有即时性和非逻辑性, 但其生成并非全然随机, 而是在个体经验、文化背景与

注意机制的调节下被引导与强化。多感官的综合信息使个体处于审美沉浸状态, 情绪被连续唤起, 形成更具包裹性的心理场域。

不仅如此, 审美情绪通常不同于生存情绪的防御性, 而更具“非功利”与“沉浸感”的特征。它既不是对生存威胁的直接反应, 也不完全服务于生理动因的满足, 而是一种“人为营造”的情感激发。观众在安全环境中自愿接受悲剧性作品带来的忧伤, 或在博物馆内体验静谧的崇高感, 这些体验本质上属于审美情绪, 其生成机制融合了情绪唤起与认知期待, 体现情绪机制在审美体验中的独特通道价值。正因为此类情绪的非功利特性, 它能够引导个体跳脱现实功能约束, 进入更自由的精神状态, 增强对作品所蕴含文化与象征意义的感知与理解^[2]。

1.2 审美情绪的结构特性与情感张力

不同于一般情绪的强烈爆发或短暂波动, 审美情绪表现为一种延续性与层次感。它既可以在瞬间被激发, 也可以在作品的逐层展开中缓慢积聚。例如在电影中, 剧情张力的构建、画面风格的统一以及配乐节奏的铺陈, 共同编织出观众内心的情绪轨迹。这种情绪往往不局限于喜怒哀乐的简单分类, 而表现为复杂而难以言表的“意蕴”状态, 是个体情感与作品意象之间的共振过程。作品结构的开放性与象征性越强,

情绪的表达也越趋于细腻、多义，赋予观者更广阔的心理投射空间^[3]。

审美情绪的另一个核心特性是其模糊性和反思性。人在审美中产生的情绪往往无法轻易归类，但却能持续在记忆中留下痕迹，引发认知的再加工。这种“后置性”情绪构成了审美情绪与认知的桥梁，也使得情绪不只是瞬间反应，而是一种引导认知深化的动力。由此，审美情绪的激发不仅是感性层面的启动点，更是认知活动的催化剂，构成了审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心理张力结构。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常常在体验结束后才显露出其深层影响，通过反复回味与情境重建，让情绪在时间中沉淀为更具意义的理解与感悟。

2 心理认知在美学体验中的建构方式

2.1 图式结构与意义建构的认知路径

个体对审美对象的感知并不是“白纸接受”，而是在既有认知图式基础上的理解与重组。这些图式包括文化记忆、艺术经验、教育背景等，决定了个体对信息的筛选与加工方式。例如，面对一幅抽象画，有艺术史知识背景的观者能够调动既有概念进行解读，而缺乏该经验的观者则可能感到困惑或抗拒。这种图式激活机制强调认知结构的前置作用，也体现出认知加工的主动性。图式的存在使审美活动不再是“观看某物”，而是“用已有的意义模式去重新理解它”，从而增强了审美过程的心理深度与文化复杂性。

在审美活动中，图式不仅为个体提供理解框架，也影响情绪的延伸路径。一段诗句或一段旋律若唤起个体内在图式中曾有的情境记忆，则更容易引发情绪共鸣。因此，认知不仅作为解释工具，更是情绪唤起的支持系统。反过来，情绪也可能促使个体调整图式，从而更新认知结构，实现审美理解的深化与扩展。正是在这种“感知—图式激活—情绪调动—再认知建构”的循环机制中，审美经验获得了动态发展的可能，也体现出心理认知在审美中的高度塑造力与生成性。

2.2 审美判断中的认知评价与反思能力

美的判断并非纯粹感官直觉，而是一种综合性认知过程。个体在情绪激发之后，往往会在意识层面对作品的风格、结构、象征意义进行评判，这一过程依

赖认知评价系统的参与。认知评价不仅包括逻辑推理与信息整合，还包括对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与价值偏好的运用。这种判断过程使得审美体验脱离了原始感性，进入理性分析与多元解释的层面。尤其在面对跨文化艺术或当代表达时，认知评价更需引入批判性思维与开放性理解，以避免狭隘的个人好恶主导审美结论。

此外，元认知在审美判断中也起着关键作用。它表现为个体对自身审美过程的监控与调整能力，包括对情绪反应的意识、对认知偏差的察觉以及对判断标准的灵活运用。通过元认知的介入，个体不仅知道“我喜欢”，还能进一步理解“我为什么喜欢”。这不仅提高了审美判断的精确性，也提升了审美教育与艺术鉴赏的有效性，为美学认知提供了层级递进的实现路径。长远来看，这种审美反思能力有助于个体建立更加稳固的价值观与美学品位，也使审美活动成为终身学习和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4]。

3 情绪与认知的共构机制分析

3.1 情绪—认知交互模型的解释力

认知心理学中已有较为成熟的情绪—认知交互模型（如 Lazarus 的情境评价理论），指出情绪并非感官反应的自动结果，而是对情境的初级认知评估后才被激发。在美学体验中，这一模型得到广泛验证。观者在面对艺术品时，并非单纯被图像打动，而是在意识中对内容、形式、语境等信息进行快速评估后产生情绪反应。这种反应与个体经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具有高度主观性与情境依赖性。例如，一幅宗教绘画作品可能在虔诚者心中唤起神圣庄严的情绪，而在文化背景不同的观者眼中则可能仅是色彩与构图的技巧展示，体现出认知评估在情绪建构中的关键作用。

更重要的是，情绪唤起后的认知反馈也影响着情绪的质量与方向。例如一首悲伤的音乐在不同认知引导下可被解释为庄严、宁静或抒情。这种认知调节作用提示我们，美学情绪并不是孤立情绪事件，而是一种认知—情绪协同生成的体验系统。认知不仅参与情绪产生的前期评价，更在后续形成情绪理解、价值判断与审美态度中持续发挥作用。由此，在艺术创作与教育实践中，我们应更多关注情绪唤起后的认知支持

结构, 从而提升审美深度与心理效益。特别是在艺术疗愈或情感教育中, 这一模型为实现个体情绪重建与认知整合提供了理论工具, 也为相关干预设计提供了路径图^[5]。

3.2 神经机制中的协同响应模式

借助神经科学工具, 如 fMRI 与 ERP 等手段, 研究者发现情绪与认知在大脑中并非分离处理, 而是存在协同激活区。例如内侧前额叶皮层既参与价值评估, 也调节情绪表达; 海马体既处理记忆也影响情感调性。美学体验中, 这些区域的协同活动构成了大脑对“美”的综合加工机制。视觉皮层处理图像, 语言区理解象征, 边缘系统调动情绪, 前额叶作出判断, 它们共同完成对审美对象的深层解析。这一多区域网络的协同工作, 不仅解释了审美活动的复杂性, 也揭示了大脑对情绪—认知双维体验的整合能力。

此外, 脑成像研究表明审美体验的强度与“奖赏中心”(如伏隔核)的激活密切相关。这种神经响应支持了“审美愉悦”的生物学基础, 也解释了为何人类普遍追求艺术与美感。从神经美学角度看, 情绪与认知的协同不仅发生在心理结构中, 也根植于生理系统, 为美学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解释力和实验支撑。同时, 个体差异在神经反应中的体现也启示我们, 审美体验的个性化特征不容忽视,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等变量如何调节大脑中这一情绪—认知共构机制, 以服务更精准的审美干预与文化策略制定。

4 理论价值与现实路径的实践融合

4.1 审美教育中协同机制的运用意义

在当代审美教育中, 单纯讲授美学知识已难以激发学生内在兴趣。若能将情绪唤起机制与认知建构路径结合起来, 通过体验式教学激发学生的感受力, 再以讨论、比较等方式引导理性分析, 则更易实现教学效果。例如在文学教学中, 可借助朗诵与情景剧形式激发学生情绪, 再引导其解析人物心理与社会背景, 情绪与认知的协同即可自然展开, 提升学习内化度与美感体验力。特别是在小学与中学阶段, 情绪体验往往比认知推理更具原始驱动力, 此时教师的引导作用

尤为关键, 若能善于激发学生共情能力和感性共鸣, 再辅之以系统分析与价值引导, 审美能力的发展将更为均衡与深刻。

这种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既具备情绪调控能力, 又能设计认知参与的环节, 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建立桥梁。同时, 也意味着课程设计要兼顾情境感知与思维挑战, 避免陷入机械讲解或情绪灌输。教师应当结合课程内容设定审美目标, 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经历“感知—情绪—认知—表达”的完整体验链条, 既使学生产生真切的审美感受, 又能对美的结构与意涵进行深入分析。此外, 审美教育的目标也不仅限于提升艺术欣赏能力,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发现生活之美、建构情感秩序、完善人格结构的综合素养, 使其在成长中获得情绪调节力与审美判断力的双重提升。

4.2 艺术疗愈与认知心理干预的融合实践

艺术疗愈作为心理干预手段, 其核心正是情绪激发与认知修复的双向介入。绘画治疗中, 通过创作表达潜意识情绪, 认知行为治疗则引导个体重新理解图像背后的意义; 音乐疗法中, 旋律激起情绪共鸣, 歌词或旋律结构则引发认知连接。这种情绪+认知协同模式能够缓解焦虑、重构自我认知结构, 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随着社会心理压力持续增长, 艺术疗愈在儿童心理障碍、老年认知退化、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群体中的应用案例日益丰富, 也为传统治疗手段提供了柔性、温和、低副作用的替代方案。更重要的是, 艺术介入方式强调个体参与、表达自由与非评判性环境, 恰好为认知重建提供了安全情境与情感出口。

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 沉浸式艺术环境的构建将使情绪唤起更自然、认知参与更主动。例如 VR 艺术体验可定向激活特定情绪通道, 并实时监测用户反应, 辅以心理干预算法, 引导用户实现认知转化与情绪调节。这种集艺术感知、心理引导与技术融合的新路径, 有望成为审美研究、心理干预与人文关怀的深度结合点, 推动“美”的社会功能向更实用层面拓展。同时, 艺术疗愈与教育领域的联动也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例如将绘画治疗方法引入学校心理健康课程, 或结合认知行为模型设计美育干预工具。这种跨领域融合不仅拓宽了审美研究的应用

边界，也强化了“美”在情绪修复与认知成长中的积极作用，体现出其超越审美本身的社会价值和心理功能。

结论

审美活动中的情绪唤起与心理认知并非独立并行，而是动态耦合、双向促进的整体系统。情绪提供动力

与感性触发，认知赋予意义与理性升华，两者共同塑造出复杂而深刻的审美体验。从心理结构到神经机制，再到教育实践与治疗干预，均可看到这种协同机制的广泛适用与理论价值。未来的美学研究应继续加强多学科整合，推动“情绪—认知—审美”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建设，使美学研究更加贴近生活、服务社会、回归人心。

参考文献

- [1]李响.符号学视角下的旅游地信任感：形成机制与行为影响研究[D].华侨大学,2021.12-15.
- [2]孔帅.单次形意拳动桩练习对研究生情绪、注意及运动状态自信心的影响[D].首都体育学院,2021.23-25
- [3]吴晓燕.具身认知与整全育人：武德赋能中职学校体育的路向研究[D].集美大学,2024.35-39.
- [4]罗中一.从我国30多年美声唱法研究文献看声乐教学理论之构建[D].上海音乐学院,2014.36-39
- [5]彭涛.“气氛美学”视域下契诃夫戏剧的“情绪的潜流”[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4,(06):95-107.